

# 民族文献项目如何打造成精品

## ——《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出版感想

□ 韦胜辉(壮族)



▲《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封面。

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日益重视,各种政策扶持和经费投入逐渐加大,民族文献整理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出版社,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出版社,也加大了对民族文献项目的关注力度,希望策划出一批能够申报国家各类资助项目或冲击各种奖项的民族文献精品项目。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献都具备打造成精品项目的条件,如果出版社不加甄别而盲目地启动民族文献项目的整理出版工作,极有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最终无法得偿所愿。那么出版社在打造民族文献项目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我将以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广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为例,从该项目的选题策划、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产品打造等流程,谈谈几点感想。

首先,应客观评价民族文献的出版价值。众所周知,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民族文献亦应如此。因为大部分民族文献是在少数民族原始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并代代传承下来的,如纳西族的东巴经、彝族的毕摩经、壮族的麽经等,均为民间各类法事、祭祀仪式所用经典,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伦理、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文学艺术等,真实记录了少数民族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繁衍生息的历程以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编辑在策划民族文献选题时,应客观看待民族文献的“精华”与“糟粕”,不能一看到是民间法事、祭祀仪式所用经书,就盲目地打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以避而远之,应在充分了解民族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客观评价文献的出版价值。

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与我社交流《顿造忙(创世经)》的整理出版合作时,我社没有因《顿造忙(创世经)》是古代壮族土官丧事仪式上道公念唱经卷而盲目谢绝,经过充分论证,我们

认为该项目具有以下出版价值:一是《顿造忙(创世经)》记录壮族先民开辟天地、创造万物、安置天下、制定社会各种礼俗规约的过程,融神话、故事、歌谣、祭词等于一体,对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语言学和文字学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资料弥足珍贵;二是《顿造忙(创世经)》标有署名及清道光十八年(1838)抄写年代,版本学术价值高;三是该项目是对中越边境壮语南部方言民间信仰经典的首次搜集整理,填补了壮语南部方言文献翻译整理的空白;四是《顿造忙(创世经)》从多个侧面反映了边疆壮族人民的向心力,对国家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具有包容进取的民族精神,民族迁徙融合而和睦相处,有利于我们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构成的理解,对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事业,亦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对《顿造忙(创世经)》的出版价值做出客观评价,最终达成项目合作意向,并将该项目作为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储备项目而进行打造。

其次,应着重突出民族文献项目的特色。每年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民族文献项目很多,出版社应着重突出所申报项目的特色,以便在众多同类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

我社决定以《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申报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时,我们着重突出该项目如下特点:一是突出创世主题。《顿造忙(创世经)》在形式上是以殡葬礼仪来谈论创世的故事,讲述了盘古开天、创造万物、洪荒遗民、边疆创业、分封领地、重文兴商、共建家园等内容。文献抄本原无书名,我们根据文献抄本中多次出现的“又句顿造忙”及主旨内容给文献取名《顿造忙(创世经)》,突出文献的创世主题。二是突出整理方法专业科学。我们采用“五对照”整理方法,含古壮字原行、拼音壮文、国际音标、汉直译、汉意译,以影印译注的体例编排,既保持文献原貌,又通过校勘、注释、田野调查等

深入挖掘和展现文献的历史及学术价值。三是突出富媒体特点。我们对本项目进行数字化加工,实现文献的相关仪式视频、念唱音频在线点播,并采用二维码技术将音视频与纸质图书内容进行关联,增强图书的阅读体验。由于充分了解《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的特色,我们在申报书中着重突出了以上特色,最终成功入选。

最后,应努力提升民族文献的学术附加值。我们认为,整理出版民族文献是为了保护与传承人类文明,“保护”与“传承”并重。本着此目的,我们在书稿各个方面均做了细致打磨,以努力提升文献的学术附加值,力争做到既准确规范翻译整理文献内容,又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便利。

一是做好相关文化事项调查研究。为了方便读者了解《顿造忙(创世经)》的产生背景、流传情况、主要内容、价值意义,在我们建议下,项目主编之一、壮族文化学者潘其旭先生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前言,对《顿造忙(创世经)》进行专业系统解读。该前言是目前学术界关于《顿造忙(创世经)》研究最深入、最系统的学术成果,为推动相关领域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二是做好语言文字研究。我们建议本书译者之一、壮语文专家张增业教授对文献流传地的古壮字造字特点、方言发音特点、方言语序特点等做系统梳理介绍,为读者从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开展研究提供便利。三是做好相关仪式的视频录制工作。我们带领专业摄制组赴文献流传地拍摄文献相关仪式的高清完整视频,并将视频加载到纸质图书中,读者用手机扫描目录页的二维码,便可观看文献相关仪式的视频。四是做好文书内容录音工作。我们请《顿造忙(创世经)》的文化传承人对文献内容进行逐行念唱录音,并将音频加载到纸质图书中,读者用手机扫每章前面的二维码,即可收听对应章节内容的念唱音频,增强阅读体

验的丰富性。五是做好汉意译的提升工作。本项目采用“五对照”整理方法,每一句原始行的翻译,都有一一对应的汉语直译行,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方便读者对照理解;此外还有汉意译行,我们要求汉意译行不止准确表述原意,还要讲究上下句对仗工整、韵律和谐,文学性强。因而我们和作者团队对本书的汉意译行进行字斟句酌精心修改,极大提升了汉意译部分的文学性、可读性。

通过各个方面的细致打磨,本书的学术附加值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一本集文献整理、学术研究、文学欣赏于一体,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相互依托、融合呈现的民族文化产品。

# 藤县“李白岩”

□ 周雄



资料图

以李白名岩,有咏《紫藤树》诗。”

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乾隆时名学者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集中搜集全国各地有关李白的遗迹有七十处,藤县“李白岩”便是其中之一。《李太白全集·附录六》引《一统志》云:“李白岩在梧州藤县东六十里赤水峡,深阔丈余,顶有窍,通日光,相传唐李白谪夜郎过此。”

历史上藤县因盛产藤而得名,《李太白全集》里果真有诗《紫藤树》曰“花蔓宜阳春,紫藤挂云烟。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上述记载似乎可以证明李白曾到过藤县且果真有“李白岩”。

这些藤县“李白岩”的记述,历来被好谈掌故者所津津乐道。

珠江流域的西江主干流浔江,从藤县境内中部穿过。赤峡又叫榕潭峡、龙潭峡,位于藤县塘步镇赤水村的浔江边。赤峡地势雄伟,北岸是龙头山,南岸是虎头山,两岸崇山峻岭、巍峨峭壁,气势恢弘。高耸的山体与江面落差非常大,江水宽不过百米,是浔江最窄的地方,有扼水路交通要喉之险。

赤峡是“古藤州八景”之一,承载了许多当地的历史文化。赤峡除有李白岩外,还曾有广惠寺、文昌阁,登上山顶的文昌阁可远望方圆十里,民间还有一个“出米寺”的传说。文人骚客时常来赤峡探胜,乾隆举人苏秉正、知县边其晋等好以雄伟的赤峡为题赋诗吟咏。传说唐代诗人罗隐南贬时也曾到过赤峡广惠寺,

有一天不小心把寺里煮饭的鼎锅滚下陡峭的山坡,落到河中不知踪影。古时浔江上游,滩多水急河道险恶,船只经过时多靠岸赤峡,船主踏磴路到山寺上烧香膜拜,祈求河神和山神保佑行船安康。

可惜现在广惠寺、文昌阁都没有了,人迹罕至。当地人讲文昌阁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人拆除,并用其砖砌炉炼钢铁了,山中现在还遗落有残砖。

既然是大文豪李白“驾到”过岩中读书,闻讯而来的骚客争相追寻李白的踪迹,到藤县“李白岩”探胜,吟诗抒情,怀念诗仙,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藤县雍正七年(1729)乙酉科举人,贵州(今贵港市)知县陈汝琮作诗《李白岩》道:“碧磴丹梯隐接天,伊谁流寓到峰前。夜郎羁縻传开室,平越归来是谪仙。读罢只堪寻衲话,醉余惟自抱书眠。盛唐词赋留遗迹,一检清平一惘然。”

此诗使人眼前一现当年诗仙李白被贬夜郎,坐船流寓来藤,靠岸登上赤峡的石阶,闲情逸致地到岩中读书,读罢无人问津,只好找赤峡山寺僧人闲话把酒,喝酒醉了只有自己抱书而眠,过着曲高和寡神仙般生活的种种情景。

雍正(1723-1735)拔贡苏炯的《李白岩三首诗》中有:“巍峨峭壁俯清涟,此地曾经卧谪仙。岭外白云犹篆字,洞中瑶草幢残编。”同治三年(1864)藤县知县边其晋《登赤峡李白读书岩》诗言:“异境山长留赤水,

孤峰人尚想青莲。桃花洞口依然在,仿有书声到客船。”也有不少感怀。

然而,翻开史书,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李白避居庐山。安史之乱后,相对抗的势力主要有两股:一股以太子亨(肃宗)为首,一股以永王李璘为核心。永王李璘东巡之时,得知自己敬慕的李白隐居庐山,遂数次下达聘书,李白几经犹豫,终于决定下山入其幕府。后来肃宗发兵征讨李璘,李璘兵败自杀,李白被捕入狱。李白于是以“从逆”罪被流放夜郎(如今贵州省桐梓县的夜郎坝),被押解着从江西出发,溯长江西上入贵州之路。当然,若是没有溯西江经过藤县,也就没有藤县的“李白岩”了。

上述辑注《李太白全集》的王琦在《附录后记》又作说明:“太白事迹,自新、旧二史外,其余所载半出于好事者伪纂,乃爱古嗜奇之士多乐引之……自笑不免为蛇画足,盖亦爱古嗜奇之癖,有明知而故蹈者。”

由此可知,虽然藤县的“李白岩”自雍正年间即有人探访吟咏,那不过是藤邑贤达等出于对李白的思慕,而附会出来形之于笔墨的。说李白曾经到此仙游读书,那是他们想借李白之名于藤县的此方历史文化增添色彩罢了。

至于李白的《紫藤树》那只是咏物抒情。《辞海》说“紫藤,亦称朱藤,豆科,高大木质藤本,春季开花,荚果密生绒毛,产于我国中部”。紫藤并非藤县独有,所以并不能就此认定是李白为藤县所作。